



我的童年教育

※曾韻(曾國堅的兒子)

我生於廣州。小時候，父親便因工作關係定居外地，要每兩、三個星期才回家一次。而母親亦因工作忙碌，把我和弟弟送到包住宿的幼兒園，一星期才能回家一次。雖然那間幼兒園在廣州亦算有名及資源豐富，而我亦養成了群體生活的習慣，但和父母的關係始終保持了一段距離。

直到我十歲那年移民到澳門，我們一家人才真正團聚。身為新移民，父母時常叮囑我們要「爭氣」。他們亦以身作則，除白天上班外，晚上亦為學生補習。我也在小學五年級開始參加這份「工作」。這些額外收入使我們很快便可以買到自己的居所。雖然這亦使我失去了很多和同學逛街玩耍的機會，但亦令我明白到「成功需要付出」的道理。

那時期，除了上學，補習及自己溫習外，我的空餘時間不多。但有空時父母都與我們一起。記得有次媽媽為爸爸理髮時，爸爸手裡弄著一團鐵線。沒多久，理髮好了，爸爸竟然做出一支小小的彈叉給我和弟弟，我們高興極了。自此我們便喜歡用碎木塊、鐵線、舊文具

等自製玩具。這反而激勵了我們創造力的發展。

父母亦很鼓勵我們在有限的空餘時間參加多種校內及校外的活動。從小學到中學，我亦記不清參加過多少活動。從唱歌、跳舞到乒乓球、足球等，我都參加過。這培養了我和弟弟有多方面的興趣。

爸爸有一個很簡單的相機。他每次和我們拍照時都喜歡解釋甚麼背景好，怎樣調節光圈，快門等，雖然我不是完全明白，但他的解說令我對那小小的相機充滿好奇。三十年後的今天，攝影已成為我最大的嗜好和副業。

到了中學階段，父母鼓勵我們出外讀書。中三時我已開始搜集升學資料，那時目標是澳洲，中四時我的目標轉移到加拿大，到中五我的目標又鎖定到美國。不論那裡，父母都沒有給我們半點「離家遠去，棄下他們」的感覺。他們的支持對我們後來在美國升學的順利有很大幫助，我和弟弟都沒有像很多剛出國學生那樣患上思鄉病。

父母是我一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人。父母的角色是不能被其他親人或老師所取代。不論好與壞，父母的言行都可影響到子女日後的發展。現在我亦為人父親，剛剛明白到和感受到為人父母的困難和辛酸。但回想起自己童年的生活與感受，現在這些付出都是很有價值的。

